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张恨水及其作品论



黄永林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 刘曦涛
封面设计 / 新视点
责任校对 / 崔毅然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张恨水及其作品论

黄永林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恨水及其作品论/黄永林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ISBN 7-5622-2744-6/I·193

I. 张… II. 黄… III. 张恨水—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235 号

张恨水及其作品论

© 黄永林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刘曦涛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新视点

督 印:姜勇华

开本:850mm×1168mm 1/32

版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数:1—1 000

印张:8.25 字数:18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读者如需邮购我社出版的图书,可通过以下方式向我社咨询或查询。

咨询电话:027-67861321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I206.6
260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弁言

——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

黄曼君 周晓明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乃至整个学科体系即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一调整并没很好地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缺乏逻辑与现象相结合的基本学科意识、以及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学史观念从学理上统帅全局。而基本学科意识和核心文学史观念的确立,在很大的程度上,又相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建设中“名—实—言”三者的关系问题。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所谓“名”,即符号化的概念;“实”即对象化的事物;而“言”则是对名、实及相互关系的表述。由于“学术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言说行为”;而“文学史”本质上也是一种“言说史”,因此,无论是要拓展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究,还是要完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体系,首先都有一个学科自身的正名问题。

—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指一门学科。这里又有广狭之分:其广义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如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分类的用法);其狭义仅仅指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二,指一段文学现象。这里也有宽窄之别:其窄

用主要指五四前后至建国前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其宽用也包括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

根据我们的理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念的演进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以“新文学”的称谓为标志的“前学科”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疆域和观念尚处于赋形之中,“新文学”之谓,更多地具有文学形态学而非文学学科学的意味。换言之,在以“新文学”的称谓为标志的“前学科”阶段,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现象在当时的文学创作、批评中虽得到普遍认同;但是,一般说来,当时人们并未具备关于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现象的自觉的、整体性的学科意识。

例如,早在五四新文学兴起后不久,“新文学”便成为当时或而后的流行表述;并在当时的学术研究乃至文学教学中得到了初步的区分或单独的对待,如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8年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等等。然而,正如王瑶先生所说:上述著作“都是着眼于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特别是与近代文学的历史变迁关系的梳理,这固然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定的观察角度,同时也显示了现代文学尚未从中国文学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①。

此外,这一时期也有一些重要的教学活动或著作,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学科意识的觉醒,如朱自清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清华大学等校开设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及根据其讲义整理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瑶先生对这一切也是非常

^①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1。

推重的。他说“真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现代文学的,应当说是始于朱自清先生”;还说《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①。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只能说明“现代文学史”,甚至包括“现代文学学科”意识的觉醒,而并不能证明“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已经确立;——尽管两者间有着内在而密切的联系。

这样,就文学史和文学学科的核心观念论,这一阶段的“新文学”之谓,更多地具有文学形态而非文学学科的意味;而人们对“新文学”的关注则更多地出自于“研究的自觉”,而非“自觉的研究”。

二是以“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称谓为标志的“学科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随着一个时代、包括文学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文化建设以及意识形态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相适应,对现代文学进行整体的历史观照和总结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一种需求。于是,随着现代文学教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和体系化、规模化,由此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学科化。

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高校相继开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因此,也出现了好几种“比较完备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1953年)、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张毕来《新文学史纲》(1955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等。“它们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后来研究工作者研究的格局和范围,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确立了一个起点。”^②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新文学史”、

①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1。

②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2。

“现代文学史”开始真正具有学科研究的自觉意识;“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有别于其他文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样,在现代文学史研究、编撰方面,这也是一个“自觉的研究”与“研究的自觉”相互促动的阶段。

三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称谓为代表的“后学科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随着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开放性的增强,导致了基本文学史立场、方法、包括学科观念的多元化;传统的学科意识、文学史观念遭受到自名分或操作层面的解构。“学科泛化”和“学科悬置”即是其中的两种极端。

所谓“学科泛化”,指的是这样一种曾被广泛认同的倾向或做法:即从“世纪性总结”的抱负出发,试图消解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偏狭性,从纵横两个向度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的领地 and 范围。新近出版的一批著作,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世纪性总结的欲望,以及“大现代文学”的史观和诉求。

这一阶段学科研究、学科观念多元化的特点,并不仅限于上述“学科泛化”倾向,也体现为另一种极端状况——“学科悬置”。即,干脆悬置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规定性或学科建构意识,而转向所谓“自由阐释”或“个人写作”。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首倡者们,就放弃了先前那种雄心勃勃的“宏大叙事”,而转向“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已经由“研究的自觉”进一步转向“研究的自省”。

从以上简要回顾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相关结论:

其一,“中国现代文学”之名本身是一个发展中的、变化的中的概念;在不同的阶段、时代,它的表述及内涵和外延一直有所不同。

其二,这种变化和不同,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基本对象意识、观照意识的不同;也包括核心学科观念和基本文学史观的

不同。

其三,从上述两点可以推断出第三个结论:目前广泛认同的“中国现代文学”之“名”,不仅本身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面临来自“实”、“言”两方面的挑战和危机:它的合法性和经典性的神话,正处于消解之中!而新的事实、新的言说,需要新的名分!

于是,根据本学科名实各方、以及名实之间已经变化了的、并将不断变化着的事实或趋向,我们在几年前便提出了这样一种构想:应当将现在普遍接受的“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名为“现代中国文学”。

二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之谓,虽然只是个别语序的颠倒,却具有基本学科意识、核心文学史概念乃至文学史研究和编撰方面的重要意义。其基本理由如下:

1) 开放性。众所周知,“大现代文学”的史观的诉求是时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体系性建构的潮流之一。其代表性的表述有“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的流行提法。历史地看,这两种提法,在现代文学学科意识和基本文学史观念的进化方面,确有自身的重要贡献:它们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事实上导致了传统现代文学领域的突破,以及与相邻分支学科的整合。但是,这两种提法也有自身明显的局限:在分期问题上,它们都仅仅依据于一种确定“量”——它在两种表述中体现为一种时间跨度——的文学断代方式。而这种方式,既可以因“量的初始点”取舍的武断性、随意性而容易与先前的文学形态(如相对而言的“19世纪文学”,或传统的“近代文学”)区分模糊;同时,又可因“量的终止点”的限定而带来对研究对象自身进程(如当代文学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自然进程)的强行终止。与此相比,“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量”,是一种开放性、与质相关的量:从起点到终点都是开放性的——所有与中

国现代化进程相关的各时期、时代或世纪的文学,都在其审视度量之中。

2)包容性。根据我们的理解,无论“前学科时代”的“新文学”提法,还是“学科化时代”的“现代文学”提法,有意无意都强调了学科对象的性质:“新”与“现代”。一方面,它有助于将“新文学”与“旧文学”、“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区别开来,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独立的学科意识和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学科领域、学科意识或文学史观念的偏狭:许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无法按传统学科观念分类的、或按主流文学史观念入围的文学现象,如“台港澳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留学文学”、“国民党文学”、“现代旧体文学”等,则被排斥学科视野或文学史编撰范围之外。但是,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以现代民族和主权国家概念划分其范围和性质,因此,在文学对象、形态的包容性方面,凡“现代中国史”上发生的文学现象,均可被视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象。

3)过程性。任何历史研究,本质上都是一种过程研究。但是,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要么由于时间跨度短(如狭义的“现代文学史”),要么由于时间段明确限定(如“20世纪中国文学”),而容易带来分期过细、或分期武断的种种弊端。而“现代中国”的概念,既是一个具有较长历史跨度的概念,也是一个前有过渡性、后有发展性的概念。于是,它更有利于我们描述现代中国文学的一般史或专题史。

4)现实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乃至传统的“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提法有所不同,“现代中国文学”的提法,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作为一种发展了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学史概念、观念,不仅有着历史和学理上的依据和合理性,同时也更有利于现有近、现、当代文学文学学科分支的重新整合。例如,我们可以从“现代中国文学”新的学科观念出发,以既有中国现

当代文学专业为基础,整合其他相关专业和学科,建构起纵向上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打通,横向上文学、文史、文化多学科互补的新的研究和教学体系。

要言之,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既意味着基本学科意识、核心文学史观念的转变,也意味着学科建设现实目标和总体思路的转变。而所有这些,既是我们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问题时应当考虑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的主要动机之一。

2000年3月初稿

2001年9月再改于桂子山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其人其文的系统性专著。第一编“作家论”叙述了张恨水的人格形成、人生轨迹和婚恋状况,从侧面突出了张恨水的作品创作的社会背景、个人体验和时代精神。第二编“作品论”,分别研讨了张恨水小说的创作历程、小说的类型及其社会意义、小说名著的赏析和散文诗词的评述,让读者从多角度、多层次对张恨水的作品有一个整体、直观的把握。

本书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最新一种。读者欲参看本套丛中其他专著可来函联系。

目 录

引 言 历史的选择	(1)
-----------------	-------

第一编 作家论

第一章 双重人格的构造	(15)
第一节 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	(17)
第二节 西方进步思想的启迪	(35)
第二章 自学成才的道路	(45)
第一节 “小说迷”与“书呆子”	(45)
第二节 “恨水”恨出一腔情	(49)
第三节 “书山学海”的“加油者”	(52)
第四节 “社会大学”求真知	(55)
第三章 酸甜苦辣的婚恋	(60)
第一节 包办婚姻的苦楚	(61)
第二节 人道婚姻的酸辣	(67)
第三节 恋爱婚姻的甜蜜	(75)

第二编 作品论

第四章 小说创作的嬗变	(83)
第一节 准备阶段	(83)

第二节	成名阶段	(86)
第三节	转变阶段	(91)
第四节	成熟阶段	(94)
第五节	衰竭阶段	(97)
第五章	小说类型的探讨	(100)
第一节	社会言情小说	(100)
第二节	讽刺暴露小说	(110)
第三节	武侠小说	(121)
第四节	“国难小说”	(134)
第五节	历史小说	(148)
第六节	故事新编	(156)
第六章	小说名著的赏析	(162)
第一节	《春明外史》赏析	(162)
第二节	《金粉世家》赏析	(170)
第三节	《啼笑因缘》赏析	(178)
第四节	《八十一梦》赏析	(194)
第七章	散文诗词的评述	(203)
第一节	朴实冲淡的散文	(203)
第二节	独抒性灵的诗词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38)
张恨水主要著作目录		(242)
后记		(250)

引言：历史的选择

张恨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章回小说大师，在他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为读者创作了 100 多部中篇小说，其中大多数为章回小说，总字数近 2000 万言。他还是一位散文家和诗人，据不完全统计，他发表的各类散文总数约在 600 万言左右，诗歌约在 3000 首左右。另外，他还编写了少量戏剧和电影剧本。据估算，其全部创作在 3000 万言以上。他还从事新闻工作 40 余年，是新闻战线上有名的“全手匠人”。如此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张恨水生前曾红极一时。20 世纪 20 年代，他几乎囊括了北平各大报的连载小说；30 年代，他又包揽了中国南北报业中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的连载小说。他能同时创作 7 部连载小说，在同行中创最高纪录。在连载小说界里，他被公认为是第一流的作家。他的小说在报刊上连载之后，绝大多数都出了单行本，而且十分畅销。有些小说发表不久就被改编成电影、话剧、地方剧及评弹等形式，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他的作品拥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享有极高的声誉，还涌现了不少“张恨水小说迷”，他曾被老舍称为“国内惟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①。他去逝后，其小说的影响也仍不衰。新版和再版的不下

^① 老舍：《一点点认识》，载重庆《新民报晚刊》1944 年 5 月 16 日。

几十种，有的还三四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每家每种印数均在5万册以上，有的多次再版，印数高达几十万册。他的许多小说至今仍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戏剧等，搬上银幕和舞台后，很受欢迎。有些解放前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评弹、曲艺等，至今仍作为传统剧目上演。他不仅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还饮誉海外，他的遗著不断在港台地区再版，在东南亚和欧美华人中都有他的崇拜者和知音。他的《啼笑因缘》等小说还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出版发行，仅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有张恨水的小说近60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可多见的。

—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张恨水及其作品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其成就和贡献未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公正的评价，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占有应有的位置。在20世纪90年代前已出版的几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的给予了十分简单的介绍，有的甚至干脆不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张恨水在创作初期，曾受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影响，其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刻意追求表现男女情爱和艺术上的华丽，因而被说成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其二，张恨水受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和古代诗词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中多使用旧体裁、旧形式写章回小说，这在艺术风格上又与“礼拜六派”相似，因而又被看成是“礼拜六派”作家。

众所周知，“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曾被认为是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逆流，遭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的批判，张恨水也因此受到了批判。如瞿秋

白在《学阀万岁！》中指出：“中国的‘文坛’因为学阀独占的缘故，截然的分为三个城池，中间隔着两堵万里长城，一堵城墙是外国文和中外合璧的欧化汉字文……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① 钱杏邨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中评张恨水的“国难小说”时认为，张恨水是“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的作品“是鸳鸯蝴蝶派的一本，只是披上了‘国难’的外衣”，“包含了强烈的封建意识，也部分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要素”^②。几乎所有来自新文学家方面的评论文章，对张恨水都持否定态度。正如张恨水当时所感觉到的，“除了‘礼拜六派’的遗流，文坛上对我是围剿的”^③。“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在来自各方面的措词激烈的抨击下，受到全面否定，被人唾弃。特别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对它们的批判步步升级，最后将它们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张恨水对于自己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曾坦然地承认过：“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④“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我就

① 瞿秋白：《学阀万岁》（节选），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09页。

② 该文作于1932年5月，载于合众书店1933年6月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论》。

③ 张恨水：《一段旅途的回忆》，载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6月24日。

④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